佛說分別經

佛說未生冤經　　甚

吴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諸
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詣佛所稽首
承風供養之儀靡不盡禮調達覩之
其嫉無量還告太子未生冤曰汝父
華國衆寶以貢佛諸沙門國藏空竭
可早圖之即位為王吾當興師往征
佛也子可為王吾當為佛兩得其所
不亦善乎子必成之未生冤與調達
結斯陰謀已則勑秉勢臣令勒兵王
還奪其印綬以付獄王還臣即如命
以王付獄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
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
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
王顧謂央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弥
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
生者必死由之憂悲輪轉無際以致
重苦尋其原察其始因緣合會即有
謂之生因緣離散即滅謂之空夫身
者四大耳衆生魂靈寄處其中死還
其本魂靈空去謂之非身身尚不保何

國之常守乎佛初入國吾未有子也
問吾寧知當來[illegible]

者四大耳衆生䰟靈寄處其中死還
其本䰟靈空去謂之非身身尚不保何

國之常守乎佛初入國吾未有子也
問吾寧知當來王不乎吾對曰不知
世尊重曰一切無常汝諦思之佛之
識我正為令也各努力建志懷存佛
識矣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燋
心欲以身命援危代汝親之仁恩惟
天為上汝懷何心忍為逆惡乎夫煞
親者死入太山不中止息汝將當之
也吾是汝尊重親尊孝尚恐名不稱
豈況煞父乎以國惠汝吾欲至佛所
作沙門吾觀婬泆猶火燒身女類之
好以為虛空無目之徒靡不惑焉惟
覩佛經照女僞之尤惡知榮利之害
身太子曰汝莫多去吾獲宿願豈有
赦哉勑獄吏曰絶其餉食以餓煞之
有司將入獄洴沙王向佛所在稽首
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
忿心矣唯存佛教世無常樂其苦有
長入獄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
斯道哉后妃貴人舉國巨細靡不哀
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掠桎梏處牢獄
坐卧須人其痛難言自汝生來大王
赤心懸情于汝食息不忘四大盈縮

蒲伏臨汝涕泗交并心燋體枯欲以

生則須人其痛難言自汝生來大王
赤心懸情于汝食息不忘四大盈縮
佛說未生冤經 三丈 甚
顛伏臨汝溺泗交并心燋體枯欲以
身命代尒殞矣當存天人之育無為
逆也佛說經云夫善之極者莫大於
孝惡之大其唯害親乎長幼相事天
當祐之豈況親哉汝順凶虐為斯重
惡必入太山世間六十億年為太山
一日一夕所更諸毒每處有年汝其
畢之不亦難乎夫快心之士無不後
悔太子曰吾少小有志煞父為王今
日獲願何諫之去乎后曰夫不用諫
者亡國之基矣吾欲見大王寧可不
乎太子曰可后淨身澡浴以蜜麨塗身
入見大王面顏瘦消不識舉國哀慟聞
之者莫不揮淚后曰佛說榮樂無常
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絶餉食飢渴日
久身八万戶戶有數百種虫擾吾腹
中血肉消盡壽命且窮矣言之哽咽
息絶腸連后曰具照斯艱妄以麨蜜
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識無忽也王
食畢向佛所在哽咽稽首曰佛說榮
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教謂后曰
吾為王時國土廣大衣食從好而今
處獄當就餓死子所從得孶逆之師
佛說未生冤經 第四丈 甚己
違佛仁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
[illegible]

吾爲王時國土廣大衣食從好而令
處獄當就餓死子所從得殘逆之師
達佛仁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
清化與秋露子目連大迦葉講尊
道與耳王重謂后曰佛說恩愛猶若
衆鳥會栖于樹晨各離散隨其殃福
目連衆垢已除諸惡已滅得于六通
四達尚為貪嫉梵志所捶豈況吾哉
為殃惡追人猶影尋身響之應聲佛
時難遇神化難聞賢衆行高儀試無
量非世儒所能履行懷佛經典以仁
化民獲供養之福稟其清化誠亦難
值哉吾今死矣逐神遠逝夫欲建志
莫尚佛教也汝慎守之防來禍矣后
聞王誠重又哀慟太子詰獄吏曰絕
王食有日不死何為對曰皇后入獄
有齎蜜之貢以延王命太子曰自今
莫令后見王王飢勢起向佛所在稽
首即為不飢夜時為明太子聞之令
塞窓牖削其足跟無令得起而覩佛
明有司即削足跟其痛無量念佛不
忘佛遙為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
身可不慎矣瓶沙王對曰若當支解
寸斬於體終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
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寂正覺道法
御天人師三千大千日月天神鬼龍
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

身可不慎矣瓶沙王對曰若當支解
寸斬於體終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
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寂正覺道法
御天人師三千大千日月天神鬼龍
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
凡庶王受天中天恩具照宿殃不敢
愠望不懼大山燒煮之罪中心在佛
及諸弟子坐臥敢忘即叉手稽首令
日命絶永替神化鬱咿嗄咽斯須息
絶舉國臣民靡不躃踊呼天柰何瓶
沙王即得道迹上生天上三道門塞
諸苦都滅矣

佛說未生冤經

佛說猘狗經　甚

吴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月十五日
說戒時阿難長跪白佛言今佛為一